

金沙江文艺丛书

情感高原

情感高原



米切若张·著

作家出版社

情感高原

米切若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高原/米切若张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金沙江文艺丛书/周文义, 熊望平主编)
ISBN 7-5063-2171-8

I. 情... II. 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307 号

情感高原

作 者: 米切若张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责任校对: 米切若张

装帧设计: 楚风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 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云南楚雄师专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50 千 (全十册)

印 张: 89 (全十册)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71-8/I · 2155

定 价: 222.5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彝族诗人 吉狄马加

楚雄州文联组织出版一套《金沙江文艺》丛书，州文联的朋友们邀请我为这套丛书写总序，朋友之邀我当接受是其一，其二我对楚雄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位于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楚雄，是一方诞生并养育了彝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热土。在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中，我从来就把彝民族生活和居住的所有地域都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圣地。云南楚雄是一个让我经常为之思念的地方。

《金沙江文艺》丛书缘于楚雄州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金沙江文艺》，这是一份办得很有自己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学刊物。《金沙江文艺》创办于文艺春天到来之初的1978年，20余年来，她以培养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学创作队伍为己任，编辑们辛勤耕耘，不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尊敬的师长张毓吉、芮增瑞二位前辈，是他们对楚雄的作家队伍成长倾尽心血，用那种“挖老板田”的精神在彝州这块文学的生荒地上开垦出了一片绿荫。

这套丛书的十位作者，从在文学的道路上起步之日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得到《金沙江文艺》的关爱和培养，正因为楚雄有这样的文学刊物，有这块培养文学人才的园地，又有着这样的园丁，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一支由各民族作家组成的楚雄作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楚雄从零的突破开始，如今已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近50人，这些作协会员是

楚雄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常见于各报刊，有的在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一个地处边疆的自治州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十分不容易，是可喜可贺的。

这套丛书中的作者，有的在创作上已取得一定成绩，之前曾公开出版过多本集子，有的则是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结集问世。但无论是已出过多本书的还是才出第一本书的，他们都是从作品中精选出自己的上乘之作，出版前又经过修改才同读者见面的。这些作品可以说能够代表他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文联做帮助作者出书之类的事，在当今很难。但楚雄州文联再难也要做，这就不难看出州文联以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是坚持数十年而不懈的。楚雄我曾多次到过，那里的党委、政府对文艺是十分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文联才能够有较好的条件为作者们办些事，为文艺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些必要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有不少是出自于少数民族作者之手，他们把自己所熟悉的本民族生活用小说、散文、诗歌这样一些文学样式表现出来。这在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上过去是不曾有过或者说是极少见的。有了这样一个起点，就可能通过艰苦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我寄希望于楚雄作者们不断进取，刻苦努力，用你们手中的笔，讴歌楚雄这块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因为那里是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共同的故土家园！

2000年10月30日

序 《情感高原》

周良沛

彝族作家“米切若张”的名字，在彝语里，“米”是“水田”的意思，与“旱地”的彝语读“吱”相对，“切”是“水稻”、“谷子”，“若”是“男性”、“伙子”之意，“米切若张”合起来完整的含义是“住在河边种水稻的张姓男子”。然而，我知道，他父亲是终生在乌蒙山赶着羊群放牧的彝家汉子，米切若张在城里读中学，挑一担柴才卖一元叁角作零用钱。在河边种水稻虽然算不上是天堂的幸福，但，对于他的母族和故乡，仍然是个既真实又浪漫于文学的梦。

读了这位梦想“住在河边种水稻的张姓男子”的散文，很自然地想起多年前曾读过与他同乡的彝族画家罗江的组画《回忆》。一幅《村口》，“是粗实的圆木以藤、木扣排所成的寨墙，在这个世界，也只有此山独有，攀墙而行的彝家娃子，在视觉上，正似压在、或曰禁锢在寨墙里，画家用色很浓，却不明艳，而是阴暗，也衬出这孩子用脚探路的迷茫，这，已是一个悲剧色彩的故事了”。然而，到了米切若张，这个虎崇拜，喜欢黑色的民族，在他，绝无龙腾虎跃的风光，但在人生道上搏击的韧性，倒不乏虎劲，那黑色的厚重，在奴隶主大氅上的威严，他也未曾有过，却留给他不少命运的阴影。

此时，想到《村口》画着的那个攀墙而行，双眼胆怯地探看山外那未知世界的彝家娃子，仿佛就是我读完这本散文的作者米

切若张。他也有伸出那只脚探路的迷茫，然而，他毕竟勇敢，又倍尝人世的酸、甜、苦、辣迈出了他的步子，走出了彝家寨墙。这本集子，从总体讲，它叙述的就是一个彝山娃走出大山的故事。

虽然作者也确实在城市当干部了。但这里所说的“走出大山”，又绝非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所构想的那样，是以农村人口有多少到城镇工作来衡量国家“现代化”的程度。这些不懂国情而大谈中国经济的“学者”，不知是否想过，中国若九亿农民都挤在城市，可谓超“现代化”了，即使土地不耕也长粮食，也只能大家挤在城里喝西北风。因为粮食进入市场，挤在城里没活干的人也无法上市场。而兄弟民族的新一代，若照那种西式构想“现代化”，穿着牛仔服，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在美人的窗外弹着吉它唱情歌，那么，不论他身上流着哪个民族的血，其民族的属性，也只是毫无实际内容的一个空符号。因为与其生存环境相依相存的民俗，乃至语言等等文化基因都在如此的“现代”中消除了。

如此说，并非简单、粗暴而绝对化地反对人们走出大山，以为非民族服装就不可穿的论调。实际上，这也如同要大家进城而“现代化”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不能只从表面形式而言。所以说这些散文是米切若张走出大山的故事，当然也是就他自身的真实经历而言，更确切的说，是指他离家出外之后，以更开阔的眼界回顾他在乌蒙彝寨的父老乡亲，如谈到父母在那环境中的一些局限、性格弱点等等，没有这种眼界，就不可能如此下笔，但，表现得浓浓的，又恰恰是他的彝寨情结，否则，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这位生在“巴掌大的平地都难找”，“房子盖在山坡上，田地种在山坡上，人和牛羊爬在山坡上，山生得陡，人的命运跟着陡陡的苦了”的彝家娃，一出生，在生活极其困难的家庭，瘦小多病，母亲不分白天黑夜背着奄奄一息的他，哭得死去活来的为他

寻医找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母亲依乡俗就给他找个干爹，一个镇不住病，再找一个，一连给他找了四个干爹，是村里干爹最多的娃儿。七岁时，还光着屁股“光着脚板在高山深箐中”去，“从站得稳脚跟起，就跟羊在羊屁股后面爬山攀岩”。推行义务教育，八岁以上的孩子必须入学，他才成了当地彝山的第一代读书人。“十多岁还没见过和穿过袜子，大冬天就是拎一个小火盒蹬在课桌下取暖，不时要躬下身去拨弄一下火炭，使火种不要熄灭。”这位“祖辈只兴剃头，一把老式木柄剃头刀，男性中老年一律剃成亮光头，戴一顶球冠状的羊毛毡帽；青年剃头先用裁布剪子剪掉鬓发周围团转，再用剃刀刮干净，形成‘马啃草’式的‘锅盖头’，小娃娃则剃光头顶，只留前额上一小撮木梳样的头发，叫‘阴阳头’。阿爹以他扶犁按耙的笨重大手，操几家人互相拉用的钝刀为我剃头，疼得我头皮遭撕揭一样每每大叫，不顾阿爹‘不准动’的喝叱摇头摆脑，脑皮每次都要挨两三刀，划得鲜血直淌。因此，幼时我最怕剃头，为了过春节干干净净地剃个头，阿嫫往往要煮两个鸡蛋才哄得住我……”

在作者以后的坎坷中，这几乎算不了什么事，可是读后印象很深。这理发，在现代都会里，已是一种美容范围内的享受，可在彝寨，虽然同样也是为了清洁和美容，却得像遭难似地承受它。直到义务教育硬性规定进了村里人原先怕犯了神灵都不愿进的那座用土主庙改建的小学校。也是学校唯一的一位身兼所有教务、校务、杂务于一身的老师，在那山村还兼任义务理发师之后，用推剪给他理了一次发后，他才知道这是无需畏惧的美容。我想，从这一小事，是否也可套用一句时髦的用词，说它也是“两种文化的撞击”呢？细细一想，咱还是少点“时髦”为好。辛亥革命后，直到前方后方全民抗战，我已能记事的年月，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在我们小伙伴中，不少就是“只留前额上一小撮木梳样的头发”的，当时我们叫它“铲铲头”。我很保守的家庭，不让孩子从小“时髦”时尚虚荣而浮华，硬不能留“东洋头”，

不要辫子也不要留分头，加上我从小头发稀，且泛黄，说这是体虚的表征，要多剃，才能粗黑。我不知道剃刀与彝寨用的是否有别，但每刮一次，头顶像烧了一盆火似地烧得痛。每说“剃头”，我是四处躲，大人拿着扫把赶得鸡飞狗叫。这虽是一个汉族孩子六十多年前的故事，与那彝寨娃娃痛苦的记忆，是何其相似啊。彝汉之间，用剃刀，留此种发式，倒底是谁影响谁，不值得深究。推剪也非汉族发明，是外来的，无法成为与谁撞击的文明。就是前面说到的“铲铲头”，西方有的青年，至今还有理此发式，或把“前额上一小撮木梳样的头发”蓄延到脑背，而示“前卫”的，也有的是。至于剃刀，无论中外，早已有之，今有电动须刀，也不能取代它。戏曲演员唱花脸的，不剃头就无法上装，西方一些胡须浓密的男子，今日仍自持剃刀剃须不误。为此，读到这样的细节，印象深刻，并非看它为奇风异俗之奇异，恰恰相反，我倒为它是这神州大地的普通百姓的寻常事而分外亲切，但那把剃刀，在彝家，也许还是铁匠用小炉火敲打出来的剃刀，在我们自身也未获得解放之前，无论对哪个人，无论对哪个民族，那刀上的幽光倒似闪着宿命的阴影。

虽然先哲说“卑贱者最聪明”，卑贱者又往往摆脱不了卑贱者的自卑。他父亲平时舍不得用，压在箱柜备用的彝家人的羊毡帽，在作者当了干部回家参加劳动抬木料时，父亲从兜里摸了出来：“拿它垫在肩上，你干不惯重活，细皮嫩肉耐不住硌疼，毡帽垫着就轻松得多。你现在是个干部了，出村时怕你戴毡帽遇见熟人害羞，就没有给你，其实毡帽垫头垫肩抬东西背重物硬是扎实管用。”不多的两句话，一位彝家老人的心啊。那顶毡帽，是彝家的毡帽，可其父母心，普天之下全一样。就是那点爱面子的心态，也是多数人皆有的。相反，这位彝家伙子走出大山，上学时挑柴卖，恰恰卖到同班同学家，同学坐在沙发上，眼光那么陌生地、尖利地刺激他自尊心的残忍，以及工作了，校正上司念文件念出的错别字遭到下放当伙夫的难堪，在如今的人世之市场，

更是司空见惯。然而，笔墨之间，就像写到那顶毡帽与他彝家的家史相系的文化背景一样，它又是一位彝族青年的个人经历，读来别有韵味。在他的人生道上，每每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好人相助，多是汉人，其中有位还是我认识的云南文坛名家，口碑颇佳的编辑张永权同志，这构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兄弟民族干部成长的故事，真切，动人，值得一读。

这份走出大山的彝家娃，人生坎坷，从小热爱文学，读完大学，有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为他文学创作积累了不少资本。走出大山，眼界也宽了，回过头来看彝寨，记往事，写得反而更客观、清晰，既是浓浓的彝家情结，又没完全陷于情绪化的表达，而且，题材也拓展到山外，对其它地区与其它民族生活也有一定的描叙。既把路走得更宽了，由于一时激于某种新鲜的感动，总不及自身一些人生磨砺的过程体验深切，难免有些旅游式的浮光掠影。而且，也可能形式化地受些所谓时兴的“大散文”的影响，有些题材不是都有必要拉开架势从头到尾地说得干干净净。恰恰是未能把散文这一文体的优势发挥出来。有时，其中的一事一情，完全可以独立成章，写得更细腻、丰富，表现手法也多样些。这里有艺术问题，也有生活问题。即便有些亲身经历的过程，体验、认识与艺术表现的深化，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即便当中有些是理论或别的问题，但能成为笔下的艺术表达，主要还得从生活中得到解答。正如集中的篇什，并非由于它的文字技巧，或寓于了什么深刻的哲思，多数都是为它表达的生活之生动而生动；要说技巧，朴素无技巧的境界正是最高技巧，普通百姓的生活之道，也是最深刻的哲思。从这个意义讲，走出大山的彝娃，还有必要回到彝山去。这里说的“回到”，和前面所说的“走出”是同样的，绝不能表面地，形式地去理解。这些话说得是否得当，只供参考！

目 录

第一辑 行走高原

罗川小记·····	(3)
一瞥滇西·····	(5)
滇西遇雨·····	(9)
腾冲国殇墓园哀思·····	(12)
凝眸澜沧江·····	(14)
孟定，让我再看你一眼·····	(17)
佤山情歌·····	(19)
小井方一日·····	(24)
米市街·····	(28)

第二辑 高原情歌

我的母族 我的故乡·····	(33)
羊倌父亲·····	(46)
父亲的烟缘·····	(53)
父亲的毡帽·····	(56)
倚门的母亲·····	(61)
初识李乔·····	(69)
亦兄亦友师生情·····	(74)

深山拓荒牛·····	(88)
故乡人物素描·····	(91)
士别三年·····	(108)
阅读郑千山·····	(112)
初为人父·····	(115)
妻子丢表后·····	(117)
贫困山乡一片情·····	(118)
夜宿木高古·····	(120)
哭李世忠阿峨·····	(122)
道声珍重·····	(124)
山旌晃中武定人·····	(127)
老家·····	(131)

第三辑 随心清唱

雀嘴茶·····	(135)
蕨蕨草·····	(137)
母乳乡情在城市·····	(140)
苦菜·····	(141)
说酒·····	(143)
读书“毁了”我·····	(146)
读书之乐·····	(148)
半生心血一卷书·····	(151)
迁徙·····	(156)
寂寞·····	(158)
感悟秋天·····	(160)
乘车记·····	(162)

衣饰之属	(167)
多情寄意中秋月	(170)
火歌	(173)
彝族民歌 世界最美的诗歌	(176)
把最真诚的眼泪贡献给文学	
——《痴情》后记	(179)
我从彝家山寨走来	
——代后记	(181)

第一辑

行走高原

我为高原

我们什么也没说

我们什么也没带走

那么，就走吧

从月下开始

第一辑

行走高原

面对高原

我们什么都想说

说什么都不够意思

那么，就走吧

以足下开始

罗川小记

我越来越认为，云南山川之形胜，十步之内必有佳境，足不出滇即可惊天下之美，揉揉眼皮就显亮丽媚人。只是山居惯了，美不胜收美花了眼的云南人反而见惯不惊见景不生情，所以任凭风光秀丽了几千年，仍然藏在深山人不识，遍地风景反而成不了趋之若鹜的景点气候。不似中原与江南，稍有景色便冠以天堂名岳胜水神泉，名公贵人竞相追逐，才子佳人演绎故事，平头百姓附庸风雅，诗咏留芳，史册标榜，游人如织。

所以，我很为云南山川鸣不平，如罗川。

罗川就在昆明的眼皮底下，楚雄的鼻子旁边。50公里楚雄，100公里昆明，且是安楚高速公路穿膛而过，眨眨眼睛吸吸鼻子的功夫即到一个叫“彩云”的路口。停车，一脚就踏上罗川土地。

云南的坝子多稀奇。罗川也不例外。

星宿江一条，平畴几千亩，村舍数十处，青山四围屏，端的是好景致。

此番来，我是初客。

秋末的大太阳辣辣当顶，天不高，山亦缓峦叠起，蓝天与黛山亲切接榫，盆地里气色饱满，金稻多已收去，脱了穗粒的秧蘖自甘稻草。老牛眼睛半睁半闭泡在水塘中神仙逍遥；浮在水面的鸭鹅也都幸福得雍容气度，半天不划一掌；荷花败谢莲子已采，荷叶亭亭卖俏老绿；一派田园风光令人眼馋。解开衣扣散热，暑气更甚些。作闲游人，你就想不通田坝里面挥锄挥镰的农夫农妇咋不息晌？问农人，一是习惯了，二是逼出来的，我的心为这逼

出来而不是养出来的习惯咯噔了一下，人的坚韧与懦弱，“逼”无选择和“养”尊处优的结果天然迥别。

钢筋水泥的壁垒森严中压抑厌烦了，回归自然到罗川来。信步走，随意看，尽兴逛。看山、看水、看田地、访农家，库塘中钓鱼、小河里摸虾，心灵得解放的感觉最明显不过。人各有其情趣，信马由缰，飞鸟游翔，回归自然更讲究莫强求他人，此地大可潇洒走一回。

竹溪简直绝了！这不是我的霸道话。走南闯北做生意会享受的大商家小老板都这份说。去时大太阳，回来半个月月亮爬上来，竹子一篷篷随弯弯的星宿江两岸摆开绿色长龙阵。白天，翠竹青青枝叶婆娑，风搔竹动，前倾后覆，窸窣窸窣，调情依偎，一江春水映两岸旖旎，煞是江南风景，但历来人们看山不喜平，河两岸的峭峭挺拔，又令江南怎抵此方雄伟？傍晚，落霞渐散，星星随月亮游戏河中，明明灭灭，或挂在竹梢的倒影中捉迷藏，或沉在江弯处媚眼传情，或倚在江石上高枕养神，极是情景交融。江流星不走风动水不纹，竹子们静憩下来，向归宿的倦鸟畅开怀抱，那颜色也随光影由青翠变蓝绿，墨绿，再浸染墨汁，慢慢晕成夜幕下的黑龙驾雾游水的妙曼。这江水、这星宿、这神龙、相映成趣，相辅生辉，一幅出岫山水图极神品。“星宿江”大名本来就取得好，何方高人又将这段桃花源般的美景点化成“竹溪”，真真是神韵天成了。

李白汨罗江所捉的星星肯定不及星宿江上竹溪水里的星星。这当然是情绪化的说法，问题是，身临其境，你不得不动感情，甚至情不自禁，情感决堤。

几近不惑之年，也曾闲游了些山水。对眼皮底下的罗川却视而不见，不禁生出些愧对南天故土的感慨。天下名山胜水，游了就了，留在我心中的或者说是我把心留下的不多，但罗川即是其中之一。